

晉書載記序

古者帝王乃生奇類淳維伯禹之苗裔豈異類哉反首
衣皮殮羶飲渾而震驚中域其來自遠天未悔禍種落
彌繁其風俗險詖性靈馳突前史載之亦以詳備軒帝
患其干紀所以徂征武王竄以荒服同乎禽獸而於露
寒之野候月覘風覩隙揚埃乘間騁暴邊城不得緩帶
百姓靡有室家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此言
能教訓卒伍整齊車甲邊場旣伏境內以安然則燕築
造陽之郊秦塹臨洮之險登天山紀一作絕地脉苞玄菟
欵黃河所以防夷狄之亂中華其備豫如此漢宣帝初

納呼韓居之亭鄣委以候望始寬戎狄光武亦以南庭
數萬徙入西河後亦轉至五原連延七郡董卓之亂則
汾晉之郊蕭然矣郭欽騰牋於武帝江統獻策於惠皇
皆以爲魏處戎夷繡居都鄙請移沙塞之表定一股周
之服統則憂諸并部欽則慮在盟津言猶自口元海已
至語曰失以豪釐晉卿大夫之辱也聰之誓兵東兼齊
地曜之馳旆西踰隴山覆沒兩京蒸徒百萬天子陵江
御物分據地險廻首中原力不能救劃長淮以北大抵
棄之胡人利我艱虞分鑣起亂晉臣或阻兵遐遠接武
効尤大凡劉元海以惠帝永興元年據離石稱漢後九

年石勒據襄國稱趙張氏先據河西是歲自石勒後三十
十六年也重華自稱涼王後一年冉閔據鄴稱魏後一
年苻健據長安稱秦慕容氏先據遼東稱燕是歲自苻
健後一年也僞始僭號後三十一年後燕慕容垂據鄴
後二年西燕慕容冲據阿房是歲也乞伏國仁據枹罕
稱秦後一年慕容永據上黨是歲也呂光據姑臧稱涼
後十二年慕容德據滑臺稱南燕是歲也禿髮烏孤據
廉川稱南京段業據張掖稱北涼後三年李立盛據敦
煌稱西涼後一年沮渠蒙遜殺段業自稱涼後四年譙
縱據蜀稱成都王後二年赫連勃勃據朔方稱大夏後

二年馮跋殺離班據和龍稱北燕提封天下十喪其八
莫不龍旌帝服建社開枋華夷咸暨人物斯在或纂通
都之鄉或擁數州之地雄圖內卷師旅外并窮兵凶於
勝負盡人命於鋒鏑其爲戰國者一百三十六載抑元
海爲之禍首云

晉書載記序

晉書卷一百一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一

劉元海

子和 劉宣

劉元海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也名犯高祖廟諱故稱其字焉初漢高祖以宗女爲公主以妻冒頓約爲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建武初烏珠留若鞮單于子右奧鞮日逐王比自立爲南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今離石左國城卽單于所徙庭也中平中單于羌渠使子於扶羅將兵助漢討平黃巾會羌渠爲國人所殺於扶羅以

其衆留漢自立爲單于屬董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屯於河內於扶羅死弟呼厨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爲左賢王卽元海之父也魏武分其衆爲五部以豹爲左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爲之太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苴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大陵劉氏雖分居五部然皆家居晉陽汾澗之濱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於龍門俄而有一大魚頂有二角軒鬣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旦所見魚變爲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而告

豹豹曰吉徵也吾昔從邯鄲張罔母司徒氏相云吾當有貴子孫三世必大昌仿像相符矣自是十三月而生元海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齠齔英慧七歲遭母憂擗踊號叫哀感旁鄰宗族部落咸共歎賞時司空太原王昶等聞而嘉之並遣弔賻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恥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於是遂

學武事妙絕於衆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有屯留崔懿之襄陵公師或等皆善相人及見元海驚而相謂曰此人形貌非常吾所未見也於是深相崇敬推分結恩太原王渾虛襟友之命子濟拜焉咸熙中爲侍子在洛陽文帝深待之泰始之後渾又屢言之於武帝帝召與語大悅之謂王濟曰劉元海容儀機鑒雖由余日碑無以加也濟對曰元海儀容機鑒實如聖旨然其文武才幹賢於二子遠矣陛下若任之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帝稱善孔恂楊珧進曰臣觀元海之

才當今濯無其比陛下若輕其衆不足以成事若假之
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任之以本部臣竊爲陛下寒心若舉天阻之固以資之
無乃不可乎帝默然後秦涼覆沒帝疇咨將帥上黨李
憺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元海一將軍之號
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孔恂曰李公之言未盡殄患之
理也憺勃然曰以匈奴之勁悍元海之曉兵奉宣聖威
何不盡之有恂曰元海若能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
方有難耳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帝乃止後王彌
從洛陽東歸元海餞彌於九曲之濱泣謂彌曰王渾李

熹以鄉曲見知每相稱達讒間因之而進深非吾願適足爲害吾本無宦情惟足下明之恐死洛陽永與子別因慷慨歔歔縱酒長嘯聲調亮然坐者爲之流涕齊王攸時在九曲比聞而馳遣視之見元海在焉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元海臣恐并州不得久寧王渾進曰元海長者渾爲君王保明之且大晉方表信殊俗懷遠以德如之何以無萌之疑殺人侍子以示晉德不弘帝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元海代爲左部帥太康末拜北部都尉明刑法禁姦邪輕財好施推誠接物五部僞傑無不至者幽冀名儒後門秀士不遠千里亦皆遊焉楊駿輔

政以元海爲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封漢光鄉侯元康末坐部人叛出塞免官成都王穎鎮鄴表元海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惠帝失馭寇盜蜂起元海從祖故北部都尉左賢王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爲兄弟憂泰同之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土之業自諸王侯降同編戶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左賢王元海姿器絕人幹宇超世天若不恢崇單于終不虛生此人也於是密共推元海爲大單于乃使其黨呼延攸詣鄴以謀告之元海請歸會葬穎弗許乃令攸先歸告宣等招集五

部引會宜陽諸胡聲言應頴實背之也頴爲皇太弟以元海爲太弟屯騎校尉惠帝伐頴次于蕩陰頴假元海輔國將軍督北城守事及六軍敗績頴以元海爲冠軍將軍封盧奴伯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安北將軍王浚起兵伐頴元海說頴曰今二鎮跋扈衆餘十萬恐非宿衛及近都士庶所能禦之請爲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頴曰五部之衆可保發不縱能發之鮮卑烏丸勁速如風雲何易可當邪吾欲奉乘輿還洛陽避其鋒銳徐傳檄天下以逆順制之君意何如元海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殊勳於王室威恩光洽四海欽風孰不思爲殿下

沒命投軀者哉何難發之有乎王浚豎子東瀛疎屬豈能與殿下爭衡邪殿下發鄴宮示弱於人洛陽可復至乎縱達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紙檄尺書誰爲人奉之且東胡之悍不踰五部願殿下勉撫士衆靖以鎮之當爲殿下以二部摧東瀛三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矣頴悅拜元海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元海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衆已五萬都于離石王浚使將軍祁弘率鮮卑攻鄴頴敗挾天子南奔洛陽元海曰頴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真奴才也然吾與其有言矣不可不救於是命右於陸王劉景左獨

鹿王劉延年等率步騎二萬將討鮮卑劉宣等固諫曰
晉爲無道奴隸御我是以右賢王猛不勝其忿屬晉綱
未施大事不遂右賢塗地單于之恥也今司馬氏父子
兄弟自相魚肉此天厭晉德授之於我單于積德在躬
爲晉人所服方當興我邦族復呼韓邪之業鮮卑烏丸
可以爲援奈何距之而拯仇敵今天假手於我不可違
也違天不祥逆衆不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單于勿
疑元海曰善當爲崇岡峻阜何能爲培塿乎夫帝王豈
有常哉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
今見衆十餘萬皆一當晉十鼓行而摧亂晉猶拉枯耳

上可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爲魏氏雖然晉人未必同我
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於人心是以昭烈崎嶇於一州
之地而能抗衡於天下吾又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
弟紹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人望乃遷於
左國城遠人歸附者數萬永興元年元海乃爲壇於南
郊僭卽漢王位下令曰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應期
廓開大業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升平漢道世宗孝
武皇帝拓土攘夷地過唐日中宗孝宣皇帝搜揚儒乂
多士盈朝是我祖宗道邁三王功高五帝故卜年倍於
夏商卜世過於姬氏而元成多僻哀平短祚賊臣王莽

滔天篡逆我世祖光武皇帝誕資聖武恢復鴻基祀漢
配天不失舊物俾三光晦而復明神器幽而復顯顯宗
孝明皇帝肅宗孝章皇帝累葉重暉炎光再闡自和安
已後皇嗣漸頽天步艱難國統頻絕黃巾海沸於九州
羣閹毒流於四海董卓因之肆其猖勃曹操父子凶逆
相尋故孝愍委棄萬國昭烈播越岷蜀冀否終有泰旋
軫舊京何圖天未悔禍後帝窘辱自社稷淪喪宗廟之
不血食四十年于茲矣今天誘其衷悔禍皇漢使司馬
氏父子兄弟迭相殘滅黎庶塗炭靡所控告孤今猥爲
羣公所推紹脩三祖之業顧茲阡閭戰惶靡厝但以大

恥未雪社稷無主銜膽栖冰勉從羣議乃赦其境內年
號元熙追尊劉禪爲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
宗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爲皇后置百官以劉宣
爲丞相崔游爲御史大夫劉宏爲太尉其餘拜授各有
差東瀛公騰使將軍聶玄討之戰于大陵玄師敗績騰
懼率并州二萬餘戶下山東遂所在爲寇元海遣其建
武將軍劉曜寇太原苙氏屯留長子中都皆陷之二年
騰又遣司馬瑜周良石鮮等討之次于離石汾城元海
遣其武牙將軍劉欽等六軍距瑜等四戰瑜皆敗欽振
旅而歸是歲離石大饑遷于黎亭以就邸閣穀留其太